



新故事集

作家出版社

新 故 事 集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装帧、插图：何蔚

新 故 事 集

书号 10093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紹興路74号)

字数 10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3}{16}$ 插页 6

1965年3月上海第1版 · 1965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0000 册 定价 (1) 0.41 元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編 者 的 話

這是一本新創作的故事集，共計十九篇，按題材分成工、農、兵三組。

自從全國各地、各條戰線上大講革命故事以來，已經涌現了大量的新故事作品。這些作品及時地、敏銳地反映了當前的火熱鬥爭生活，表現了工農兵先進人物形象，在興無滅資的鬥爭中發揮了戰鬥作用，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和贊揚。這些作品，思想內容好，故事性強，讀起來上口，講起來生動感人，在藝術表現上具有民族化群眾化的特色，易為群眾所接受。這些故事是文化革命中的產物，扎根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因而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現在，從工廠到連隊，從田頭到學校，到處都在傳播着、創編着新故事，這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件大好事，應該大力扶持；我們編選這本書，就是想對開展講革命故事活動和繁榮故事創作起一點促進、推動作用。

編選這本故事，由於我們水平限制，加上資料不全，時間倉促，缺點一定很多，可能遺漏許多優秀的故事，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以便今後改進。選入的作品在文字上我們作了一些改動，在這裡特作說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目 次

編者的話	1
三請周文增	王慧芹 1
三訪呂德林	刘金堂 10
“糖葫芦”变“宝葫芦”	李汇瀛 25
凌雪梅	于世河 36
老刘取经	王克俊 42
过客	崔道怡 48
两个稻穗头	徐道生 陈文彩 56
你追我赶	呼海洋 66
两双鞋子	松江县中心創作組 76
第二次上任	吳关明 91
老队长迎亲	宋順康 103
平常的故事	傅桂馨 114
幸福桥	松江县中心創作組 121
李科长再难炊事班	李久香 130

过壕	朱潤祥	142
三比零	黄立先 刘宙勋	151
这是一场战斗	胡本貴	157
兄弟民兵	閻 魁 江 深	163
故事員的故事	林微潤	171

三 請 周 文 增

王 慧 芹

鉄路上有个鳳凰山机务段，鳳凰山机务段有个 305 号机车包车組。这是个全国扬名的先进小組，曾經出席过全国群英会。他們駕駛的机车，拉的多，跑的快，又安全，又節約，生产任务是月月超額、年年超額。真是，提起 305，人人都翘大拇指。可是，就在这近两个月来，却也出现了一件令人心焦的事情，那就是节煤計劃完成得不好。以前，他們每个月都能节煤四、五十吨，这两个月，忽然大幅度地下降，每个月只能節約四、五吨了。

俗話說：水有源头树有根。原来，这鳳凰山机务段的机车，几年来烧的都是口泉煤，近两个月，忽然換成了开灤煤。这費煤难道跟調換煤种还有关系？有。常言道：会弹拉的不会一定会唱，会使刀的不会一定会使枪。鳳凰山机务段的机车乘务員烧慣了口泉煤，开灤煤新来乍到，不是煤的质量不好，主要是摸不透它的脾性！真是，台台机车費煤，人人都喊够噲。可是，有一次，扳道員把 305 号机车領到有口泉煤的煤台旁，司机长柴国兴却又把机车“轰隆隆”地开到了存

放开灤煤的煤台旁。这时候，副司机小刘有点不高兴，嚼嚼着嘴說：“柴司机长，你这是怎么啦，怕上了口泉煤省煤多嗎？”柴国兴說：“千斤担子咱們挑，把口泉煤让給兄弟組吧。”小刘說：“那咱們今年的节煤計劃就甬完成了。”柴国兴嘿嘿地乐了，說：“小伙子，別泄气呀，世界上沒有攻不破的堡垒！”

話虽这么說，烧開灤煤的第一个月，305 号的节煤成績就下降了十倍。小刘又嘟囔开了：“你瞧是不是，你瞧是不是。”柴国兴沒說話。他这人有个脾气，話一少了，就是在琢磨事了。这些天，跑车时，他跟大家研究烧開灤煤的方法；走路时，他跟人談論烧開灤煤的方法；吃飯时，还是离不开灤煤。吃着飯，爱人問他：“米飯硬不硬？”他回答：“嗯，这开灤煤就是末太多。”爱人“噗哧”一声笑了，說：“你呀，給你盛碗开灤煤，你也許把它吃了。”

他們这样干了两个月，費了不少心思，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柴国兴看着那本来是應該節約下来的煤，一锹一锹投进炉里烧成了灰，心焦似油煎，坐不稳，睡不安。

这一天，柴国兴忽然高高兴兴地回到 305 号机车上，笑咪咪地向大家宣布：“嘿！好消息！好消息！”大家一时摸不着头脑，什么好消息呀？柴国兴象揭开一件重大的秘密似地說：“我打听到了一位烧開灤煤的焚火能手！”說完这句话，他的嘴就乐得张开合不住了。原来，距离鳳凰山机务段二百四十五里地外的远坪机务段，从前也跟鳳凰山机务段一样，烧的是口泉煤。半年前，那个机务段突然一下子都換

烧开灤煤，弄得人人抓瞎，车车费煤。当时，只有一台机车节煤很多。原因是这台车上担当烧火的副司机周文增，从前曾經烧过开灤煤，而且焚火技术很高。段领导便把他調做焚火指导，派他到各台机车上去传授烧开灤煤的方法。几个月后，大有收效，一台台机车的节煤成績又恢复到原来水平。柴国兴又說：“正好，咱們车是跑远坪站的。到那儿停留的时间，咱去向这位焚火能手取取‘經’。”大家一听，哪还不乐。副司机小刘一边乐一边指着柴国兴說：“你真不愧是‘順耳风’。”“順耳风”是柴国兴的綽号。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见先进就学，就象是长着一副順风的耳朵，哪儿出现了什么新的先进人物或者先进經驗，休想瞞得过他。他肚子里就象装着一本賬，全国百十来台先进机车，他不但能把车号絲毫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能說出每台车司机长的名字，每台车的特点，以及他們都有哪些方面的先进經驗。

第二天，305号机车担当任务到了远坪站。副司机小刘和司炉小张要留下給机车加煤、加水、澆油、清炉，做准备工作，就推举司机长柴国兴去請焚火能手周文增。

这时正值冬至前后，昼短夜长。下午五点钟，天色便暗了下来。车站上五光十色的信号灯閃閃爍爍，一台台的机车，响着“当当”的警钟声、“呜呜”的汽笛声，随着信号灯光的变换，“轰隆轰隆”地象穿梭般来往，十分熱鬧。柴国兴請人心切，无心观赏这振奋人心的景色，躲过一台又一台从身边駛过的机车，跨过一条又一条蛛网般的鉄道，刚要从一台机车旁繞过去，忽听得司机室里不断响着“吡嚓吡嚓”的炉

門開閉聲，和“沙沙沙”的鐵鍬鏟煤聲，還見一道道紅光從司機室的門窗里閃射出來。就在這時，忽听有人說：“燒開灑煤，不能這樣往爐內添……”柴國興听到“開灑煤”三个字，馬上停住了脚步，不由地回過身來，用手抓住機車手把杆，一縱身就跳上了司機室。

這司機室里，站着兩個人。右边挨着爐門那個小个子，兩手緊握着鐵鍬，正做出一個投煤的姿勢，扭着臉問站在左邊的那個大个子：“周師傅，您瞧這回對不對？”柴國興听得“周師傅”，心里樂開了花，急忙上前拉住大个子的手，說：“哎呀！你就是那有名的焚火能手周文增！”

這大个子正在司機室里和自己的伙伴研究燒火方法，猛然見闖進一位四十多歲的人來，一下子楞住了，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柴國興见到了自己要請的人，心里正在高興，顾不上听對方說話，一股勁地搖動着對方的手說下去：“哎，老周，這開灑煤可真把我們整苦了，好不容易才听到了你這位焚火能手。小組選我做代表，請你到車上傳傳技術。”大个子漲紅了臉，急忙分辯：“我，我不是……”柴國興沒等對方說完，急忙接上去說：“別謙虛，焚火能手這稱号是大家送你的，你不承認也不行。走吧，我們車在這兒只停兩個多鐘頭，時間寶貴呀。”柴國興說着拉住大个子就要下車。大个子急忙分辯：“我、我不是周文增；我叫周亮。我們正在練燒開灑煤。”柴國興這才明白是認錯人了，連忙抱歉地說：“瞧我這莽撞勁，对不起，你們接着練吧。”他說完話，可是沒有走，只是退到一旁，要看看他們是怎麼個練法，

既然上了车，就得学点东西。这时右边的小个子说：“周师傅，你投两锹，我看看。”周亮接过铁锹，就往炉里“沙沙”地投起煤来，只见他前三锹，后三锹，左三锹，右三锹，一把锹围着他的身子忽忽飞舞，好似开出了无数朵花儿。柴国兴看得入了迷，一双眼睛象有一根线拴在那飞舞的铁锹上，铁锹飞到哪里，他那眼睛跟到哪里。瞧着瞧着，不觉脱口高喊：“好！”周亮的铁锹便忽地收住了，说：“我这是初学乍练，投不好。”柴国兴没顾上说话，急忙走到炉门跟前，打开一瞧，嗨，那煤洒得跟冬天下雪一般地均匀，火苗儿忽忽地向上窜，不由地又喊了一声：“好！”他转过身来，搓着手，说：“老周，我能不能投两锹练练，请你指点指点。”说着，便要过铁锹练起来。开始，周亮不好意思说什么，他便投一锹问一问。由于他年岁大了点，又不经常担当焚火作业（焚火作业是由副司机、司炉担当的），练了一会儿，便出了一身汗。

柴国兴擦擦汗，又一把将周亮拉到司机座子上，让他坐下，说：“老周，还得请你介绍一下开灤煤的特性和在不同情况下的焚火方法。”说着，便拿出个笔记本。周亮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坐着记，我站着说。”柴国兴一伸手又把周亮按在座位上，说：“咱们都是乘务员，不客气，你就说吧。”周亮见对方这样诚心诚意地向自己请教，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柴国兴越听兴趣越浓，不一会儿，笔记本上便记满了好几页。听到周亮说：“烧开灤煤，往煤上洒水是个重要关键……”他停住手中的笔，有些不明白地问：“老周，你等等，这往煤上洒水还有学问？”周亮说：“是呀，跟口泉煤不

一样。”柴国兴把周亮从座位上拉起来说：“走，咱们到煤斗上去，一边干一边说。”说着，两个人上了煤斗。柴国兴说：“老周，你说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干。”周亮说：“这开灑煤不多，往上洒水渗不下去，必须在洒水前先去煤上扎几个眼。”柴国兴学完了洒水法，不禁赞佩说：“老周，你这些绝招儿是怎么想出来的？”周亮笑着说：“这哪是我想出来的，都是跟周文增周师傅学的。”一提起周文增，柴国兴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个请周文增的任务呢。急忙掏出表来一看，哎呀，305号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只好惋惜地望一望机务段，双手紧紧握住周亮的手，连声道谢，急急忙忙返回机车去了。

305号的两位伙计见柴国兴没有把周文增请来，不免有些抱怨。可是见他也带回来一些好经验，也还觉得满意，只不过嘱咐司机长下次一定要把周文增给请来。

过了几天，他们又到了远坪站。柴国兴第二次去请周文增。他走完了车站一条又一条铁道，来到了机务段的后门口。忽然，一台机车吸引住了他。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台机车啊！只见它浑身上下黑油油地发亮，一尘不染；机车锅炉上的三道大铜箍，象三面明亮的镜子，在太阳光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柴国兴是个机车迷，一瞧见这么漂亮的机车，就象一块铁碰到了磁石，那两条腿不由地走到机车跟前，围着机车转起来。他一边围着机车转，嘴里一边连连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正在这时，突然有人向他招呼：“哟哟！这不是柴司机长吗！欢迎，欢迎！”柴国兴回转身去，只见面前立着一个人：看他的年纪约三十左右，看他的打扮准是这台

车的司机，就是不知道叫什么。但柴国兴也并不觉得奇怪，因为 305 号机车包车组是有名的先进小组，柴国兴经常被請到各地做报告，許多人都認識他，他却不認識人家。柴国兴上前握住司机的手，欽佩地說：“嘿！这车真够意思！你們是怎么打整的，簡直比花还漂亮！”司机說：“这还只是个表面，跟你們车比起来，就差得远了。走，到我們司机室坐会儿。”对方非常热情，柴国兴也不推辞，相跟着上了司机室。

柴国兴象上了自己车那么随便。一下子坐在司机座上，握住閘把就“唰”地撂了一把閘。他听着那有节奏的排气声，喜爱地說：“多灵的閘！”司机站在旁边說：“就是车跑起来不灵便，拐弯时犯擰，你給瞧瞧是怎么回事。”柴国兴笑咪咪地說：“来，咱們研究研究。”說着，便拉开汽门，开着车来回跑了两趟。车在綫路上“轰隆隆”地跑着，他的手握住汽门手把，就象他的神經延长到了机车的各个部位，又象是老中医摸住了病人的脉搏，机车各部位的变化，他都感觉到了。他听到车走起来，底下有“吱吱嘎嘎”的响声，便說：“你听见了吧，毛病可能就出在那响声上；走，咱們下去看看。”

机车底下的毛病必須钻到车底下才能找到。在普通的鉄道上，人是钻不进车底下去的，只有把车开到特为检查机车底部用的地沟上，才能钻得进去。现在，车是停在一个地沟上了，可这是个报废了的地沟，里边积滿了一沟冰水。柴国兴看看附近又没有第二条地沟，伸腿就跳了进去。司机在后边一把沒拉住他，着急地喊：“有水！有水！”柴国兴漫不經心地說：“没关系。”就猫下腰来往车底下钻。无奈这条

废地沟年久失修，里边积集了不少炉灰，把腰弯成了九十度还是钻不进去。柴国兴索性把两腿跪下来，两手拄着地“嘩啦啦”地踏着冰水往里爬。司机更着急了，跺着脚喊：“柴司机长，你快上来，让我进去检查！”柴国兴不紧不慢地说：“誰进来还不是一样。”说着话，“叮叮当当”的锤子声已在车底下响起来。司机也跟着钻进来。两个人用锤子“叮叮当当”地敲打，在冰水里跪了半个钟头，也没把毛病找出来。柴国兴又抬起脚来，蹬住个拉杆，钻到车架子上边去。车架子上边都是横七竖八的零件，地方狭窄，柴国兴又长得胖，只能偏着身子蜷曲着侧卧在那里，呼呼地直喘粗气，额角上沁出了汗水。他一边喘气一边冲着司机说：“你上去再开着车来回走上两趟，我蹲在这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司机过意不去，提出自己钻车架子，让柴国兴去开车。柴国兴咳了一声说：“誰钻车架子还不是一样。”那司机无法，只说了句：“柴司机长，你可要把牢啊！”便钻出地沟开车去了。

机车来回走了两趟，柴国兴就把毛病找出来了，是机车从輪中心銷缺油。当他钻出地沟，喘了喘气，跺了跺脚上的泥水，抖了抖被汗水粘在身上的衬衣，就见车站扳道員晃着紅色信号旗，一边向这里跑，一边喊着催 686 号去车站挂车，看来任务很急。柴国兴顾不得再上司机室，站在车下把机车的病根告诉了司机。司机说：“瞧这巧劲，也不能請你上车烤烤了。”柴国兴摇摇手说：“快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司机说了声“謝謝”，开着机车“轰隆隆”地走了。这时，铁路工厂十二点下班的汽笛“呜”地一声拉响，他才想起去請焚

火能手周文增的事，扭轉身急忙往机务段走。沒走两步，忽又想起，305号返回鳳凰山的开车時間不是又快到了嗎，又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快步向车站走去。这三請周文增，还是沒請来。

305号机车第三次来到远坪站。柴国兴第三次去請周文增。临走时，副司机小刘跟柴国兴开玩笑地說：“这次要再請不来周文增，就把你的代表資格給罢免了。”柴国兴說：“放心，这次一定請来。”柴国兴到了机务段技术室，說明来意。技术主任說：“周文增已不做焚火指导，前些日子調到运轉車間当司机去了。”柴国兴又找到运轉車間。运轉主任說：“好，你等一等，我去看看他在不在段上。”大約过了十分钟時間，房门“吱扭”一声开了，运轉主任領着一个人走进来。来人不是别个，正是686号机车司机。他一进门就热情地招呼：“柴司机长，你好！”柴国兴急忙迎上前去握住对方的手，心中不免暗自思忖：看来，周文增是沒有在段上，这三請又要落空了。这位司机大概是听說自己来到段上，特意跑来看看我的；也許是又有什么技术問題要跟我研究吧。那也好，既然請不到人，能帮助别人出点力也好。他正在这样思忖的时候，运轉主任在旁边說：“原来你們已經認識了。”柴国兴說：“認識，認識。”說完這句話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便又說：“認識是認識，就是还不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运轉主任哈哈一笑，說：“他就叫周文增。”柴国兴自己也乐了，用手一拍周文增的肩膀說：“嘿，鬧了半天，你就是焚火能手啊！”

三訪呂德林

劉金堂

今天講這個故事，叫三訪呂德林。呂德林是誰？他是機車廠電鍍室小組的工長。這人三十來歲兒，中等個兒，細長條兒，黑臉膛、大眼睛，嘴角兩旁堆滿了笑紋兒，一見面就覺得他和藹可親。他的技術高、思想紅，領導小組生產有辦法，尤其是抓政治思想抓得好，關心大家，了解每個同志，全組四十二個人，誰家有几口人，誰有啥脾氣，誰家夫妻感情弄好，全都裝在他腦子里。他用什么方法摸得這麼熟？說起來簡單，易懂易學，就四個字——經常走訪。他和你談起話來，啦的是家常呱，宣傳的却是黨的政策；說話不多，又甜又脆，句句都能說到人的心坎里。所以全組能攥成一股勁兒，匯成一條心，工作好、學習好，連續六年保持着先進小組的光榮稱號。大夥說他有把“神鑰匙”，能開准每個人的心竅。

今年廠里開展了轰轰烈烈的比學趕幫運動，各工種都大擺成績，大擺進步，大擺經驗，樹標兵，找差距，呂德林被

評为全厂五好工长之一。党委总结了他抓活思想的先进經驗和模范事迹，还給他登了报。这一登报不要紧，引起了許多人的重視，到小組来訪問的真是絡繹不絕。訪問的人太多，我这里不能一一介紹，单說这厂里机械車間車工九組工长郭百福，三次走訪呂德林的一段故事。

这郭百福是个二十九岁的小伙子，长得挺率，虽說快三十的人了，晃眼一看象是二十五、六岁。別看他年輕，技术上可不含糊，是个五級工，现有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毕业。聰明能干，脑子灵活，就是脾气倔强，有点自滿，对待別人的先进經驗好不服气。一来好不服气別人，二来名叫郭百福，所以就有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郭不服”。

郭不服当了两年工长，领导生产倒有些办法，就是做思想工作的方法不对头，不細致、不耐心，平常批評多，表扬少，动不动好給人家“敲警钟”，因此发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小組的生产一直赶不上来。他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为了在生产上赶上先进小組，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做好全組的准备工作，对別人也恨不能把着手让大家都使劲干。

这一天，他看见小赵干活不起劲，心里又急又煩。小赵名叫赵明亮，今年二十七岁，在生产上是把能手，就是有点自由散漫。他为人很重感情，你若和他关系搞得好，他能把心掏給你；你若板着脸孔批評他，他不管你是誰，硬頂一个门儿。郭不服喜欢他能干，平日里对他要求也特別严。为了怕他自滿，对他的成績不表扬，但对他的缺点却一点也不放过，就这样两个人常“將軍”儿。幸亏小赵的爱人邱爱香，